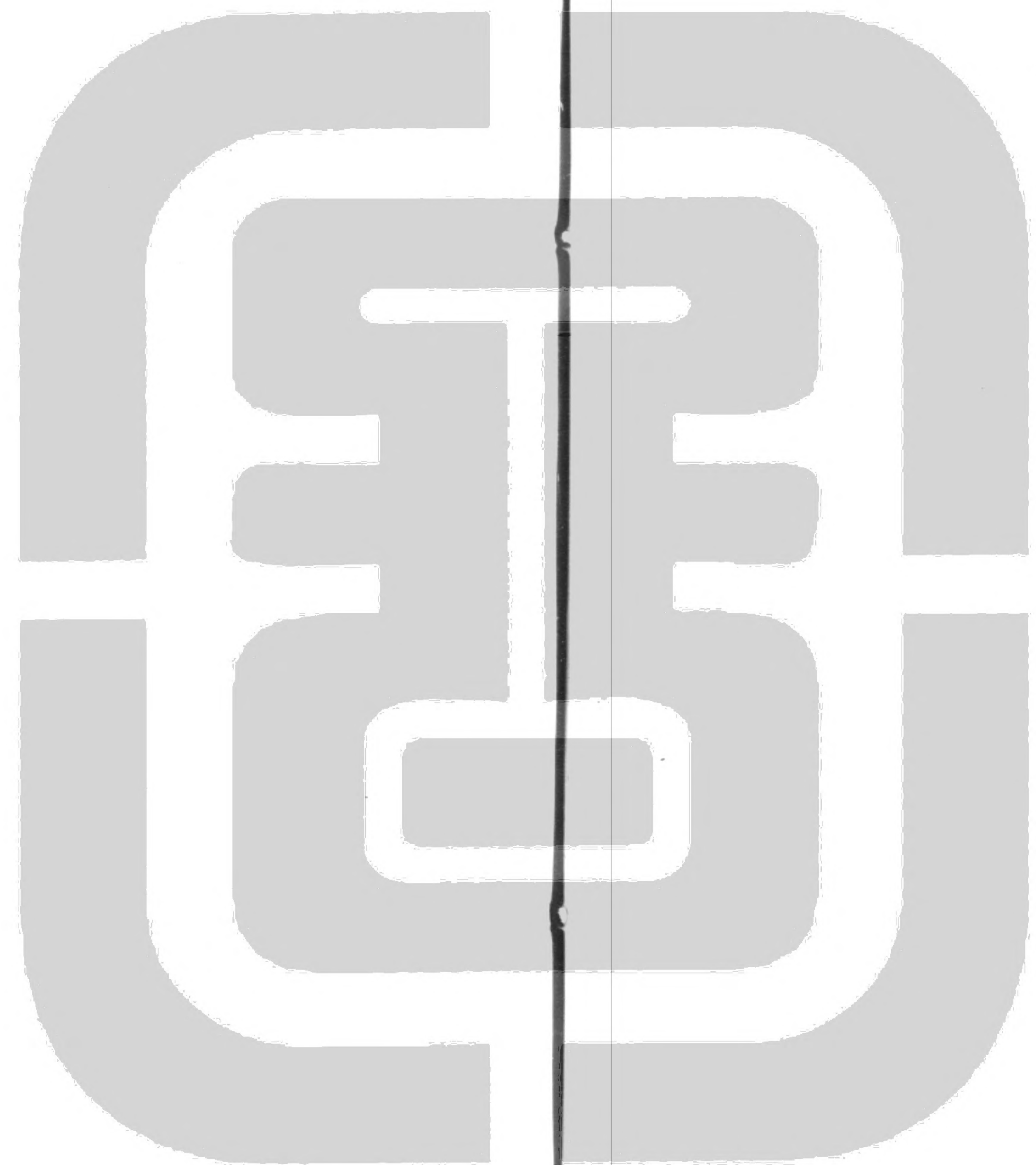






宋書





列傳第二十八

宋書六十八

臣沈約新撰

武二王

彭城王義康

南郡王義宣

彭城王義康年十二宋臺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時高祖自壽陽被徵入輔留義康代鎮壽陽又領尚州刺史進督徐州之鍾離荊州之義陽諸軍事末初元年封



彭城王食邑三千戶進號右將軍二年徙監南  
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  
故三年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  
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即位增  
邑二千戶進號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  
一部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  
荆湘雍梁益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給  
班劔三十人持節常侍將軍如故義康少而聰  
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

宜還入輔徵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  
司徒錄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  
如故二府並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  
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  
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義康昔在豫州湛爲  
長史旣素經情款至是意委特隆人物雅俗舉  
動事宜莫不咨訪之故前後在藩多有善政爲  
遠近所稱九年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其年太妃  
薨解侍中辭班劔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復加



侍中班劔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  
莫不精盡旣專總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以  
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竝委  
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  
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  
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  
常所暫遇終生不忘稠人廣席每標所憶以示  
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  
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無施及  
忤旨即度爲臺官自下樂爲竭力不敢欺負大  
祖有虛勞疾寢頓積年每意所想便覺心中痛  
裂屬續者相係義康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  
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彌日不解衣內外  
衆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  
辟召掾屬義康素無術學闇於大體自謂兄弟  
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逕行曾無猜防私  
置僮部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  
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



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  
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尚書僕射殷景仁  
爲太祖所寵與太子詹事劉湛素善而意好晚  
衰湛常欲因宰輔之權以傾之景仁爲太祖所  
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  
宗也有涉俗才用爲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  
擢爲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  
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並以傾側自入見太祖  
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疾嘗危殆使義康具

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殷景仁湛曰天  
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而胤  
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戚康末立康帝舊事  
義康不知也及太祖疾豫微聞之而斌等旣爲  
義康所寵又威權盡在宰相常欲傾移朝廷使  
神器有歸遂結爲朋黨伺察省禁若有盡忠奉  
國不與已同志者必構造愆豐加以罪黜每採  
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宰相之  
勢分內外之難結矣義康欲以斌爲丹陽尹言



次啓太祖陳其家貧上覺其旨義康未卒上曰  
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  
以斌代之又啓太祖曰羊玄保欲還不審以誰  
爲會稽上時未有所倉卒曰我已用王鴻自十  
六年秋不復幸東府上以嫌隙旣成將致大禍  
十七年十月乃收劉湛付廷尉伏誅又誅斌及  
大將軍錄事參軍劉敬文賊曹參軍孔邵秀中  
兵參軍邢懷明主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  
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盛曇泰等徙尚書  
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未興令顏遙之  
湛弟黃門侍郎素斌弟給事中溫於廣州王履  
廢於家胤秀始以書記見任漸預機密文秀邵  
皆其兄也司馬亮孔氏中表竝由胤秀而進懷  
明曇泰爲義康所遇默子景之遙之劉湛黨也  
其日刺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  
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  
告以湛等罪覺義康上表遜位曰臣幼荷國靈  
爵遇踰等陛下推恩睦親以隆棠棣愛忘其鄙



寵授遂崇任揔內外位兼台輔不能正身率下以肅庶僚矐近失所漸不自覺致令毀譽違實賞罰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傾撓今雖罪人即戮王猷載靜養豐貽垢實由於臣鞠躬慄悚若墮谿壑有何心顏而安斯寵輒解所職待罪私第改授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喻侯義宗祕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省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又遣沙門釋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昔爲義康所矐劉斌等害其寵讒斥之乃以斌爲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司徒主簿謝綜素爲義康所狎以爲記室參軍左右愛念者竝聽隨從至豫章辭州見許增督廣交二州湘州之始興諸軍事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義康未敗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溢野雉江鷗竝飛入所住齋前龍驤參軍



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曰蓋聞哲王不逆切旨  
之諫以博聞爲道人臣不忌殲夷之罰以盡言  
爲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折孝惠所以克固  
儲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逆主干  
時犯顏違色者哉又袁盎之諫孝文曰淮南王  
若道遇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文帝不用  
追悔無及臣草莽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葵藿傾  
陽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志故不遠六千里願  
言命侶謹貢丹愚希垂察納伏惟陛下躬執大  
象首出萬物王化咸通三才必理闢大人之路  
開大道之門揆殊逸於巖穴招竒英於側陋窮  
谷無白駒之倡喬岳無遺寶之噉豈特羅飛翮  
於垂天網沈鱗於溟海况於彭城王義康先朝  
之愛子陛下之次第哉一旦黜削遠送南服恩  
絕於內形隔於遠躬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黔  
首皆爲陛下痛之臣追惟景平元嘉之釁幾於  
危殆三公託以興廢之宜密懷不臣之計台輔  
伺隙於京甸強楚窺窬於上流或顯逆而陵主



有生之所惴恐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靈長  
廟筭流遠灑滌塵埃殲馘醜類氛霧時靖四門  
載清當爾之時義康豈不預參皇謀均此休否  
哉且陛下舊楚形勝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號  
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綏民遏寇播皇宋之  
澤以洽幽荒陛下之潤被之九有豈直南荆之  
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宰輔又寄之以和味  
既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歡人神同怍  
莫不言陛下授之爲得義康受之爲是也今如  
何信疑貌之似闕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行  
可責之罪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  
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車之殷鑒後  
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忠臣之篤譬二告  
而猶織仁王之令範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  
不信又云兄弟雖鬩不廢親也尚書曰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兄弟安可  
棄乎臣伏願陛下上尋往代黜廢之禍下惟近  
者讒言之覺廬陵王既申寃魂於后土彭城王



亦弭疑愆於宋京豈徒皇代當今之計蓋乃良  
史萬代之美也王諂諛難辨是非易贖福始禍  
先古人乃長故愛身之士自爲已計莫不結舌  
杜口孰肯冒忌干主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所  
以勤勤懇懇必訴丹誠者實恐義康年窮命盡  
奄忽於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責臣雖微賤竊  
爲陛下羞之况書言記事史豈能屈典謨而諱  
言脫如臣慮陛下恨之何益楊子雲曰獲福之  
大莫先於和穆遭禍之深莫過於內難每服斯  
言以爲警戒矧今觀臣室大事豈得韜筆默爾  
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懼遂令宇內  
遷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實爲難也陛下徒云  
惡枝之宜伐豈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悲  
當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  
訊芻蕘之謀曲察狂瞽之計一發非意之詔逮  
訪博占之士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  
臣緝穆息宇內之訟訖多言之路如是則四海  
之望塞讒說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



後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啓違憲於國爲非  
請即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煮體烹屍  
始願所甘豈不幸甚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爲長太祖至所親敬義康  
南上後久之上嘗就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稽  
顙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  
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生命因慟哭  
上流涕舉手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  
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  
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  
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逮義康事在  
曄傳有司上曰義康昔擅國權恣心凌上結朋  
樹黨苞納凶邪重疊彰著事合明罰特遭陛下  
仁愛深至敦惜周親封社不削爵寵無貶四海  
之心朝野之議咸謂皇德雖厚實撓典刑而義  
康曾不思此大造之德自出南服詭飾情貌外  
示知懼內實不悛窮好極欲干請無度聖慈含  
弘每不折舊矜釋屢加恩疇已往而陰敦行李



方啓交通之謀潛資左右以要死士之命崎嶇  
伺隙不忘窺窬時猶隱忍罰止僕侍狂疾之性  
永不懲革兇心遂成悖謀仍構遠投群醜千里  
相結再議宗社重鬪聿祚賴陛下至誠感神宋  
曆方未故姦事昭露身人斯得周公上聖不辭  
同氣之刑漢文仁明無隱從兄之惡况義康豐  
深二叔謀過淮南背親反道自棄大地臣等參  
議請下有司削義康王爵收付廷尉法獄治罪  
詔特宥大辟於是免義康及子泉陵侯亢女始  
寧豐城益陽興平四縣主爲庶人絕屬籍徙付  
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爲安成公相領兵防  
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  
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爲宜也二十四年豫章  
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暉等謀反襲殺豫章太守  
桓隆南昌令諸葛智之聚衆據郡復欲奉戴義  
康太尉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曰投畀之言  
義著雅篇流殛之教事在書典庶人義康負豐  
深重罪不容戮聖仁不忍屢加遲回宥其大辟



賜遷近甸斯乃至愛發天超邈終古曾不遇愆  
甘引而讒言同衆佞悖徼幸每形辭色內宣家  
人外動民聽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胡誕世假竊  
名號構成凶逆杜漸除微古今所務况禍機驟  
發庸可忽乎臣等參議宜徙廣州遠郡放之邊  
表庶有防絕奏可仍以安成公相沈邵爲廣州  
事未行值邵病卒索虜來寇瓜步天下擾動上  
慮異志者或奉義康爲亂世祖時鎮彭城累啓  
宜爲之所太子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並以爲

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死  
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得人身便隨  
宜見處分乃以被揜殺之時年四十三以俟禮  
葬安成六子允肱珣昭方曇辯允初封泉陵縣  
侯食邑七百戶昭方並早夭允等留安成元凶  
得志遣殺之世祖大明四年義康女玉秀等露  
板辭曰父凶滅無狀孤負天明存荷優養沒蒙  
加禮明罰羽山未足勅法烏鳥微心昧死上訴  
乞反葬舊塋糜骨鄉壤詔聽并加資給前廢帝



宋光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臣聞太祖遠  
之猶或慮親降霍省序義重令戚故嚴道疾終  
嗣啓方宇阜陵愆屏身選晚恩竊惟故庶人劉  
義康昔昧紆回自貽非命沈魂漏籍垂誠來典  
運革三朝歲盈三紀天地改朔日月再升陶形  
賦氣咸蒙更始義康妻息漂沒早違盛化衆女  
孤弱未淪黔首以情原豐本非已招感事哀榮  
俯增傷咽敢緣陛下聖化融泰春澤覃被慈育  
群生仁被泉草實希洗宥還齒帝宗則施及陳  
芟榮施汚壤臣特憑國私冒以誠表塵觸靈威  
伏紙悲悻詔曰太宰表如此公緣情追遠覽以  
增慨昔淮楚推恩胙流支胤抑法弘親古今成  
準使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故泉陵侯允橫羅  
凶虐可特爲置後太宗泰始四年復絕屬籍還  
爲庶人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年  
十二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戶仍拜左將軍鎮石  
頭七年遷使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



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猶戍石頭八年又改都督南兗州刺史當鎮山陽未行明年遷中書監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時竟陵群蠻充席役刻民散改封南護王又領石頭戍事十三年出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陵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彊遺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人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

武烈王有大功於心稷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代義季爲南徐州刺史都督南徐州軍事征北將軍持節如故加散騎常侍而會稽公主每以爲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荆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



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  
懷期物不恣群下此信未易非唯聲著西土朝  
野以爲美談在彼已有次第爲士庶所安論者  
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爲汝耳汝與  
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互有少劣若今向  
事脫一減之者旣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  
必歸責於吾矣復當爲護怨非但一謂而已也  
如此則公私俱損爲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  
易勉耳無爲使人動生評論也師護義季小字  
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專脩理白皙美鬚眉  
長七尺五寸膏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  
媪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  
司空改侍中領南蠻校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  
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虜還太祖詔之曰善  
脩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三十年遷司徒中軍  
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未及就徵值元凶弒  
立以義宣爲中書監太尉領司徒侍中如故義  
宣聞之即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世祖



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爲前鋒  
世祖即位以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刺  
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劔四十人持節侍中如故  
改封南郡王食邑萬戶進謚義宣所生爲獻太  
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護王食邑千戶義宣  
固辭內任及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荆湘雒益  
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  
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爲宜陽縣王義宣將佐以  
下竝加賞秩長史八暢事在本傳咨議參軍蔡

超專掌書記并參謀除尚書吏部郎仍爲丞相  
咨議參軍南郡內史封汝南縣侯食邑千戶司  
馬竺超民爲黃門侍郎仍除丞相司馬南平內  
史其餘各有差義宣在鎮十年兵彊財富旣首  
勅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  
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承嘗獻世祖酒  
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  
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爲亂  
以成其姦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事在



質傳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爲有大才負  
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尠有全者空在人前蚤  
有處分且萬物莫不係心於公整衆人朝內外  
孰不欣戴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  
質言而世祖閨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  
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  
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遵寶使同爽狂酒  
失旨其季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  
天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  
及質狼狽起兵二月二十六日加都督中外諸  
軍事置左右長中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傳奉  
表曰臣聞博陸毗漢獲疑宣后昌國翼燕見猜  
惠王常謂異姓震主嫌隙易構葭葦淳戚昭亮  
可期臣雖庸懦少知忠謹值巨逆滔天忘家殉  
國雖曆筭有歸微績不樹竭誠盡愚貫之幽顯  
而微疑莫監積毀日聞投杼之聲紛紛溢聽諒  
緣奸臣交亂成是貝錦夫澆俗之季少貞節之  
臣冰霜競至靡後彫之木並寢處凶世甘榮僞



朝皆纓冕之所棄投畀之所取至乃位超昔寵  
任參大政惡直醜勲妄生邪說疑惑明主誣罔  
視聽又南從郡僭勞不足紀橫叨天功以爲已  
力同弊相扇圖傾宗社滅質去歲忠節勲高古  
賢魯爽協同大義志契金石此等猜毀必欲禍  
陷昔汲黯尚存劉安寢志孔父旣逝華督縱逆  
臣雖不武績著艱難復肆讒狡規見誘召宗祀  
之危綴旒非所臣託體皇基連暉日月王室顛  
隳去咎在微躬敢忘抵罪之忌甘受犯墉之責

徵召甲卒分命衆藩使忠勤申憤義夫効力戮  
此凶醜謝愆闕廷則進不負七廟之靈退無愧  
二朝之遇臨表感愧辭不自宣上詔答曰皇帝  
敬問朕以不天招羅惟屯難家國沾危剪焉將及  
所以身先八百雪清寃耻遠憑高竿共濟艱難  
遂登寡闇嗣奉洪祀尊戚酬勲寔表心事批政  
闕職所願匡拯而嘉言蔑聞末德先著勤王之  
績未終毀冕之圖已及臧質嶮躁無行見棄人  
倫以此不識志在問鼎凶意將逞先借附從扇



誘欺熾成此亂階如使群逆並濟衆邪競逐將  
恐瞻烏之命未識所止構怨連禍孰知其極公  
明有不照背本崇竒迷昵讒醜還謀社稷雖履  
霜有日誼議糾紛朕以至道無私杜遏疑議信  
理推誠暴於遐邇不虞物變難籌醜言遂驗是  
用悼心失圖忽忘寢食今便親御六師廣命羣  
牧告靈誓衆直造柴桑梟輶元惡以謝天下然  
後警蹕清江鳴鑾郢路投戈襲衮面稟規勗有  
宋不造家禍仍纏昔歲事寧方承遠訓異以虛

薄未弭厥艱豈謂曾未暮稔復覩斯疊二祖之  
業將墜于淵仰瞻鴻基但深感動太傅江夏王  
義恭文與義宣書曰頃聞之道路云二魯背叛  
致之有由謂不然之言絕於智者之耳忽見來  
表將興晉陽之甲驚愕駭惋未譬所由若主幼  
臣強政移冢宰或時昏下縱在上畏逼然後賢  
藩忠構覩難赴機未聞聖主御世百辟順軌稱  
兵於言興之初扶危於旣安之日以此取濟竊  
爲大弟憂之昔歲二凶構逆四海同奮弟協宣



忠孝奉戴明主元功盛德既已昭著皇朝欽嘉  
又亦優渥丞相位極人臣江左罕授一門兩王舉  
世希有表倍推誠彰於見事出納之宜唯意所  
欲衷升進益方省後命一旦棄之可謂愚也吾  
等荷先帝慈育得及人群思報厚恩昊天罔極  
竭力盡誠猶懼無補柰何妄聽邪說輕造禍難  
國靡流言遽歸愆於二叔世無鼂錯仍襲轍於  
七藩棄漢蒼之令範遵齊問之敗跡往時仲堪  
假兵靈寶旋害其族孝伯授之劉牢忠誠逝踵

皆曩代之成事當今之殷鑒也臧質少無美行  
弟所具悉憑恃末戚並有微勤承乏推遷遂超  
倫伍藉西楚疆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  
池中物魯宗父子世爲國寃太祖方弘遐略故  
爽等均雍齒之封令據有五州虎兕出於匣是  
須爲劉淵耳徐遺寶是垣護之婦弟前因護之  
歸於吾苦求北出不樂遠西近磐桓湖陸示遣  
劉雍其意可見雍是徐冲舅適有密信誓倒戈  
自虜侵境以來公私彫弊安以撫之庶可寧靜



弟復隨而擾亂吾恐邊鄙皆爲禾黍宜遠尋高祖創業艱難近念家國比者禍疊時息兵戈共安社稷責躬謝過誅除險佞追保前勲傳美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乘恩阜質改過肅宗降澤忠焉之誨聊希往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主上神武英斷羣策如林忠臣發憤虎士投袂雄騎布野舳艫蓋川吾以不才忝權節鉞摠督群帥首戒戎先指晨電舉式清南服所以積行緩期翼躬不遠而悟如其遂溺姦說者天實爲之臨書

慨憊不識次第義宣移檄諸州郡加進號位遣參軍劉謩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雖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義宣二月十一日率衆十萬發自江津舳艫數百里是日大風船幾覆沒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惛爲輔國將軍留鎮江陵遣魯秀朱曇韶萬餘人北討朱脩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旣出拊膺曰阿兄誤大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質爲前鋒至雒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峴授



首相視失色世祖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  
首示義宣并與書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  
聊率輕師指往翦撲軍鋒裁交賊爽授首公情  
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義宣質  
竝駭懼上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  
洲內東西兩岸爲郤月城營柵甚固義宣屢與  
玄謨書要令降玄謨書報曰頻奉二誨伏對戰  
駭先在彭泗間諸將皆云必有今日之事以鄙  
意量謂無此理去年九月故遣參軍先僧瑗脩

書表心并密陳入相之計欲使周旦之美復見  
於今豈意理數難推果至於此昔因幸會蒙國  
士之顧思報厚德甘起泉壤豈謂一旦事與願  
違公崇長姦回自放西服信邪細之說忘大節  
之重溺流狡之志滅君親之恩狎玩極寵越希  
非覬祖宗世祀自圖顛覆瞑目行事未有如斯  
之甚者也乃復枉覃書檄遠示見招此則丹心  
微款未亮於高鑑赤城幽志虛感於平日環念  
周匝始悟知己之爲難也公但念提職在簪不



思善教有本徒見徐魯去就未知仗義有人豈  
不愔哉有臣則欲其忠誘人而導諸逆君子忠  
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則擇木之翰有所不集  
矣夫挑妾者愛其易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  
響將焉用之原轂存輿無禮必及竊恐荆郢之  
士已當潛貳其懷非皇都陋臣秉義不徙公雖  
心迷迹往猶願勉建良圖抑撫軍忠壯慷慨亮  
誠有素新亭之勲莫與爲等而妄信姦虛坐相  
貶謗不亦惑哉幸承人之夙誠前驅精甲已次

近路鎮軍駱驛繼發太傅驃騎嗣董元戎乘輿  
親御六師威靈遐振人百其氣慕義如林舟騎  
雲回赫弈千里輒屬韞秉銳與執事周旋授命  
當仁理無所讓夫君道旣盡民禮亦絕執筆裁  
荅感慨交懷撫軍柳元景據姑孰爲大統偏帥  
鄭琨武念戍南浦質逕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  
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質乘  
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冗從僕射胡子友等戰失  
利棄壘渡就玄謨質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從



洲外趨南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  
起戰大敗赴水死略盡二十一日義宣至梁山  
質上出軍東岸攻玄謨玄謨分遣游擊將軍垣  
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  
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  
勢猛盛烟燭覆江義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殆  
盡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義  
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東人士庶並歸順西  
人與義宣相隨者船舸猶有百餘女先適臧質  
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陵  
有軍被抄斷回入逕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  
右唯十許人腳痛不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  
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  
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外猶自如舊帶甲尚  
萬餘人義宣旣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  
寶誠使撫慰衆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  
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晉漢高百敗終成大  
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



口而笑魯秀竺超民等猶爲之爪牙欲收合餘  
燼燮圖一決而義宣惛墊無復神守入內不復  
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  
立欲隨秀去乃於內戎服騰囊盛糧帶佩刀攜  
息慆及所愛妾五人皆箸男子服相隨城內擾  
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超民送  
城外更以馬與之超民因還守城義宣冀及秀  
聖諸將送北入虜旣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  
散盡唯餘慆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  
南郡空廡無牀席地至日遣黃門報超民超民  
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送止獄戶坐地歎  
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  
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  
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座與荆  
州刺史朱脩之書曰義宣反道叛恩自陷極逆  
大義滅親古今同准無將之誅猶或因殺况醜  
文悖志宣灼遐邇鋒指絳闕兵纏近郊豐逼憂  
深臣主旰食賴朝略震明祖宗靈慶罪人斯得



七廟弗隳司刑定罰典辟攸在而皇慈逮下愍其愚迷抑法申情屢奏不省人神悚遑省心震惕義宣自絕於天理無容受社稷之慮臣子責深便宜專行大戮以紓國難但加諸斧鉞有傷聖仁示以弘恩使自爲所上全天德下一洪憲臨書悲慨不復多云書未達脩之至江陵已於獄盡焉時年四十世祖聽還葬義宣子悰愷悒悒悒悒悒伯實業悉達法導僧喜慧正慧知明彌虜妙覺寶明凡十八人愷悒悒悒並於江陵墓所賜死悒悉達早卒餘並與義宣俱爲先脩之所殺蔡超及諮議參軍顏樂之徐壽之等諸同惡竝伏誅超濟陽考城人父茂之侍廬陵王義真讀書官至彭城王義康驃騎從事中郎始興太守超少有才學初爲兗州主簿時令百官舉才超與前始寧令同郡江淳之前征南參軍會稽賀道養竝爲興安侯義賓所表薦竺超民青州刺史竺夔子也悒字景度旣嫡長少而辯慧義宣甚愛重之年十一拜南護王世子除



給事中義宣爲荊州常停都邑太祖欲令還西  
乃以爲河東太守加寧朔將軍頃之徵爲黃門  
侍郎元凶弒立恢爲侍中義宣起義劭收恢及  
弟愷恢惊惶恢繫于外散騎郎沈煥防守之煥  
密有歸順意謂恢等曰禍福與諸郎同之願勿  
憂及臧質自白下上趨廣莫門劭令煥殺恢等  
煥乃解其桎梏率所領數十人與恢等向廣莫  
門欲出門者距之煥曰臧公已至凶人走矣此  
司空諸郎竝能爲諸君得富貴非徒免禍而已  
勿相留亦值質至因以得出恢至新亭即除侍  
中俄遷侍中散騎常侍西中郎將湘州刺史義  
宣并領湘州轉恢侍中領衛尉晉氏過江不置  
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禁故復置衛  
尉卿衛尉之置自恢始也轉右衛將軍侍中如  
故義宣舉兵反恢與兄弟姊妹一時逃亡恢藏  
江寧民陳銑家有告之者錄付廷尉恢子善藏  
與恢俱死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內寵均皇子  
十歲封宜陽縣侯仍爲建威將軍南彭城沛二



郡太守遷步兵校尉轉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  
領長水校尉元凶以愷爲散騎常侍世祖以爲  
祕書監未拜遷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  
守其年轉五兵尚書進爵爲王義宣反問至愷  
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投臨汝公蓋  
詡詡於妻室內爲地窟藏之事覺收付廷尉詡  
伏誅恢封臨武縣侯年十八卒謚曰悼侯恢封  
湘南縣侯憬封祁陽縣侯徐遺寶字石隼高平  
金鄉人初以新亭戰功爲輔國將軍衛軍司馬  
河東太守不之官遷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戍湖  
陸封益陽縣侯食邑二千五百戶義宣旣叛遣  
使以遺寶爲征虜將軍徐州刺史率軍出瓜步  
遺寶遣長史劉雖之襲彭城寧朔司馬明胤擊  
破之更遣高平太守王玄楷與雖之復逼彭城  
時徐州刺史蕭思話未之鎮因詔安北司馬夏  
侯祖權率五百人馳往助胤旣至擊玄楷斬之  
雖之還湖陸遺寶復遣士人檀休祖應玄楷聞  
敗亦潰散遺寶棄城奔魯爽爽敗逃東海郡界



土人斬送之傳首京邑夏侯祖權護人也以功封祁陽縣子食邑四百戶大明中為建武將軍兗州刺史卒官謚曰烈子

史臣曰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之難夫天倫由子共氣分形寵愛之分雖同富貴之情則異也追味尚長之言以為太息

列傳第二十八

宋書六十八

九月初旬

列傳第二十九

宋書六十九

臣沈約新撰

劉湛

范曄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竝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世舊典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不為文章不喜談議本州辟主簿不就



除著作佐郎。又不拜。高祖爲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高祖領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以湛爲功曹。仍補治中別駕從事史。復爲太尉參軍。世子征虜西中郎主簿。父柳亡於江州。州府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稱之。服終。除祕書丞。出爲相國參軍。謝晦王弘竝稱其有器幹。高祖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爲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軍事悉委湛。府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爲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爲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爲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索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臠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盃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旣至。湛因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景



平元年召入拜尚書吏部郎遷右衛將軍出督  
廣交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  
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爲侍中撫軍將軍江夏  
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爲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  
軍長史行府州事時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  
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  
也謂爲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  
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志氣  
常慕汲黯崔琰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

二子曰琰字季珪琰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  
還都義恭亦爲之陳請太祖答義恭曰吾亦得  
湛啓事爲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  
新涉庶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仗不可  
不得其人量筭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啓  
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  
器吾乃欲引其令還且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  
事耳汝慶賞黜罰豫關失得者必宜悉相委寄  
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長欲專政事每爲湛所



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太祖聞之密遣使詰讓  
義恭并使深加諧緝義恭具陳湛無居下之禮  
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頗有怨言上  
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事至於此甚爲  
可歎當今之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  
取棄其可棄汝䟽云泯然無際如此甚佳彼多  
猜不可令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物且群  
情矚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歲時動止  
諮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  
未必盡得彼之疑然兼或由此邪先是王華旣  
亾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  
太祖徵湛八年召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本州  
大中正與景仁竝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  
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明年景仁  
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爲領軍將軍  
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欵又以其建議  
徵之甚相感說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  
專管內任謂爲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



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構之於太祖其事不行義康寮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菴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無愧如此義康擅勢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

禮綢繆善論治道并請前世故事叙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至晚節驅煽義康凌轡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吾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云班也遷丹楊尹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時上與義康形迹旣乖覺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



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  
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  
久乎十月詔曰劉湛階藉門蔭少叨榮位往佐  
歷陽奸諛夙著謝晦之難潛使密告求心即事  
久宜誅屏朕所以棄罪略瑕庶收後効寵秩優  
泰踰越倫匹而凶忍忌克剛愎靡厭無君之心  
觸遇斯發遂乃合黨連群構扇同異附下蔽上  
專弄威權薦子樹親互爲表裏邪附者榮曜九  
族乘理者推陷必至旋觀奸慝爲日已久猶欲

弘納遵養異或悛革自邇以來凌縱滋甚悖言  
懟容罔所顧忌陰謀潛計睥睨兩宮豈唯彰暴  
國都固亦達于四海比年七曜違度震蝕表災  
侵陽之徵事符幽顯搢紳含憤義夫興歎昔齊  
魯不綱禍傾邦國昭宣電斷漢祚方延便收付  
廷尉肅明刑典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子黯大  
將軍從事中郎黯及二弟亮儼竝從誅湛弟素  
黃門侍郎徙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仍  
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自是亂法耳入獄見



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士流所怪范畢字蔚宗順陽人車騎將軍泰少子也母如廁產之額爲搏所傷故以搏爲小字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高祖相國掾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隨府轉右軍參軍入補尚書外兵郎出爲荊州別駕從事史尋召爲祕書丞父憂去職服終爲征南大將

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道濟北征畢憚行辭以脚疾上不許使由水道統載器仗部伍軍還爲司徒從事中郎頃之遷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冬彭城大妃薨將葬祖夕僚故竝集東府畢弟廣淵時爲司徒祭酒其日在直畢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義康大怒左遷畢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在郡數年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加寧朔將軍兄暘爲宜都太



守嫡母隨高在官十六年母亡報之以疾畢不  
時奔赴及行又攜妓妾自隨爲御史中丞劉損  
所奏太祖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爲始興王濬後  
軍長史領南下邳太守及濬爲揚州未親政事  
悉以委畢尋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畢長不滿  
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  
之屢諷以微旨畢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彈上  
嘗宴飲歡適謂畢曰我欲歌卿可彈畢乃奉旨  
上歌旣畢畢亦止弦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

橫才志文史星筭無不兼善爲員外散騎侍郎  
不爲時所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  
刺史以贓貨得罪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  
保持之故得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欲  
要朝廷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畢意志不滿欲  
引之而熙先素不爲畢所重無因進說畢外甥  
謝綜雅爲畢所知熙先嘗經相識乃傾身事綜  
與之結厚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始與綜  
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綜等諸季少旣



屢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  
畢爲數畢又與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畢物  
甚多畢旣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熙先素有詞  
辯盡心事之畢遂相與異常申莫逆之好始以  
微言動畢畢不回熙先乃極辭譬說畢素有閨  
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  
娶熙先因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  
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  
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  
答其意乃定時畢與沈演之並爲上所待每  
被見多同畢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  
嘗獨被引畢又以此爲怨畢累經義康府佐見  
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大將  
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畢求  
解晚隙復敦往好畢旣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  
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詆  
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况義康奸心豐跡彰著  
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重



階亂骨肉之際人所難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  
披露上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  
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  
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  
女夫故太祖使綜隨從南上旣爲熙先所獎說  
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  
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  
不反太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  
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  
相結納丹揚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  
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  
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畢云本欲與蕭  
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  
人爲之耳有法略道人先爲義康所供養粗被  
知待又有王國法寺淨尼亦出入義康家內皆  
感激舊恩規相拯拔竝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  
道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爲臧質寧遠參軍熙先  
善於治病兼能詠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



臺宿衛殿省嘗有病因法靜尼就熙先乞治爲  
合湯一劑耀疾即損耀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熙  
先以耀膽幹可施深相待結因告逆謀耀許爲  
內應豫章胡遵世藩之子也與法略甚款亦密  
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採藻隨之付以  
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七銅鑷  
袍段綦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採藻殺之湛之  
又謂畢等臧質見與異常歲內當還已報質悉  
攜門生義故其亦當解人此旨故應得健兒數  
百質與蕭思話款密當仗要之二人並受大將  
軍眷遇必無異同思話三州義故衆力亦不減  
質郡中文武及合諸處偵邏亦當不減千人不  
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略相署置湛之  
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畢中軍將軍南徐州刺  
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  
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竝入死目熙先使弟  
休先先爲檄文曰夫休否相乘道無恒泰狂狡  
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勳重耳有翼



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誕  
英姿聰明獻哲拔自藩國嗣位統天憂勞萬機  
垂心庶務是以邦內安逸四海同風而比年以  
來奸豎亂政刑罰乖濫陰陽違舛致使疊起蕭  
牆危禍萃集賊臣趙伯符積怨含毒遂縱奸凶  
肆兵犯蹕禍流儲宰崇樹非類傾墜皇基罪百  
浞豷過十玄莽開闢以來未聞斯比率土叨心  
華夷泣血咸懷亡身之誠同思糜軀之報湛之  
畢與行中領軍蕭思話行護軍將軍臧質行左

衛將軍孔熙先建威將軍孔休先忠貫白日誠  
著幽顯義痛其心事傷其目投命奮戈萬殞莫  
顧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雖豺狼即戮王道  
惟新而普天無主群萌莫繼彭城王體自高祖  
聖明在躬德格天地勲溢區宇世路威夷勿用  
南服龍潛鳳栖于茲六稔蒼生饑德億兆渴化  
豈唯東征有鷓鴣之歌陝西有勿翦之思哉靈  
祇告徵祥之應識記表帝者之符上答天心下  
愜民望正位宸極非王而誰今遣行護軍將軍



臧質等齎皇帝璽綬星馳奉迎百官備禮駱驛  
繼進竝命群帥鎮戍有常若干撓義徒有犯無  
貸昔年使反湛之奉賜手勅逆誠禍亂預覩斯  
萌令宣示朝賢共拯危溺無斷謀事失於後機  
遂使聖躬濫酷大變奄集哀恨崩裂撫心摧哽  
不知何地可以厝身輒督厲疋頓死而後已熙  
先以旣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畢乃作義康與  
湛之書宣示同黨曰吾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  
情用已有過不聞與物無恒喜怒違實致使小  
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悟退加尋  
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然至於盡心  
奉上誠貫幽顯拳拳謹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寵  
驕盈實不敢故爲欺罔也豈苞藏逆心以招灰  
滅所以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  
顧萬物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鈇險  
好利負吾事深乙凶愚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  
走小子唯知諂進伺求長短共造虛說致令禍  
陷骨肉誅戮無辜凡在過釁竟有何徵而刑罰



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感徹天地吾雖幽逼  
日苦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  
人事及外間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爲釁  
起群賢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  
子及士庶白晁懷義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  
會而坐待橫流邪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況此  
等狂亂臯孰終古所無加之翦戮易於摧朽邪  
可以吾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黨  
豈非功均勩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  
侵濫若有一豪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  
群賢皆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啓往日嫌怨一時  
豁然然後吾當謝臯北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  
瞑目無恨勉之勉之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  
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鐸出鎮上於武帳  
岡祖道畢等期以其日爲亂而登互不得發於  
十一月徐湛之上表曰臣與范畢本無素舊中  
忝門下與之鄰省屢來見就故漸成周旋比季  
以來意態轉見傾動險忌富貴情深自謂任遇



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譏詢聖時乃上  
議朝廷下及藩輔驅扇同異恣口肆心如此之  
事已具上簡近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忽令太  
將軍府吏仲承祖騰華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  
逞規有所建以臣管蒙義康接盼又去歲羣小  
爲臣妄生風塵謂必嫌懼深見勸誘兼云人情  
樂亂機不可失讖緯天文竝有徵驗畢尋自來  
復具陳此并說臣論議轉惡全身爲難即以啓  
聞被敕使相酬引究其情狀於是悉出檄書選

事及同惡人名手墨翰跡謹封上呈凶悖之甚  
古今罕比由臣闇於交士聞此逆謀臨啓震惶  
荒情無措詔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駭惋畢素無  
行檢少負瑕釁但以才藝可施故收其所長頻  
加榮爵遂參清顯而險利之性有過谿壑不識  
恩遇猶懷怨憤苟容養冀能悛革不謂同惡相  
濟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窮詰其夜先呼畢  
及朝臣集華林東閣止於客省先已於外收綜  
及熙先兄弟竝皆款服于時上在延賢堂遣使



問畢曰以卿猶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懷於  
削非少亦知卿意難狀滿正是無理怨望驅扇  
朋黨而已云何乃有異謀畢倉卒怖懼不即首  
款上重遣問曰卿與謝綜徐湛之孔熙先謀逆  
竝已答款猶尚未死徵據見存何不依實畢對  
曰今宗室磐石蕃嶽張跣設使竊發僥倖方鎮  
便來討伐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過重一階  
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古人云左手  
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臣雖尼下  
朝廷許其猶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上  
復遣問曰熙先近在華林門外寧欲面辨之乎  
畢辭窮乃曰熙先苟誣引臣臣當如何熙先聞  
畢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  
檄書疏皆范畢所造及治定云何於今方作如  
此抵蹋邪上示以墨迹畢乃具陳本末曰久欲  
上聞逆謀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負  
國臯重分甘誅戮其夜上使尚書僕射何尚之  
視之問曰卿事何得至此畢曰君謂是何尚之



曰卿自應解。羣曰：外人傳庾尚書見憎，計與之無惡。謀逆之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經意。今忽受責，方覺爲臯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冤，第就死之後，猶望君照此心也。明日仗士送羣，付廷尉入獄。問徐丹楊所在，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率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

賊。熙先於獄中上書曰：囚小人猖狂，識無遠概，徒徇意氣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爲奸謀，干犯國憲，整膾脯醢，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苞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絕纓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其過至微，由識不世之恩，以盡軀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勲秦楚，囚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忼慨，竊慕製士之遺風，但墜崖之木



事絕升躋覆盎之水理乖收汲方當身膏鈇鉞  
詒誠方來若使冤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  
抱不負夙心貪及視息少得申暘自惟性愛群  
書心解數術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窮攬究  
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  
如故別狀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  
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所陳竝天文  
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畢在獄  
與綜及熙先異處乃稱疾求移考堂欲近綜等  
見聽與綜等果得隔壁遙與綜曰始被收時疑  
誰所告綜云不知畢曰乃是徐童童徐湛之小  
名仙童也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  
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  
愴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  
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  
存子此路行復即畢本意謂入獄僂死而上窮  
治其獄遂經二旬畢愛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  
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畢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



曰。詹事當可共疇事。時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畢謂衛獄將曰。惜哉。葬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畢曰。大將言是也。將出市。畢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今日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慙耻。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畢旣食。又苦勸。綜曰。此異病篤。何事。彊飯。畢家人悉

至市。監刑職司問。須相見。不。畢問。綜曰。家人以來。幸得相見。將不。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畢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亦殊勝。不見。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畢妻先下。撫其子。囑罵畢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畢乾笑云。罪至而已。畢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畢頸及頰。畢顏色不



作妻云罪人阿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畢悲涕  
流連綜曰舅殊不同夏俟色畢收淚而止綜母  
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畢語綜曰姊今不  
來勝人多也畢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  
以擲畢呼畢爲別駕數十聲畢問曰汝恚我邪  
藹曰今日何緣復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  
畢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  
書云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  
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畢家  
樂器服玩竝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  
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畢  
及子藹遙叔萋孔熙先及弟休先景先思先熙  
先子桂甫桂甫子白民謝綜及弟約仲承祖許  
曜諸所連及竝伏誅畢時年四十八畢兄弟子  
父已亡者及謝綜弟緯徙廣州藹子魯連吳興  
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世祖即位得  
還畢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  
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



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  
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柰多和羅  
之屬竝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  
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丸疾  
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  
之零霍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  
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  
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畢獄中與  
諸甥姪書以自序曰吾狂黷覆滅豈復可言汝

等皆當以臯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  
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嬾  
學問晚成人季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  
轉爲心化雖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  
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  
思僂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  
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胃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  
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  
耻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



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  
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  
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  
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  
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  
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  
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  
有實證非爲空談季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  
幾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  
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  
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  
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  
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  
氏最有高名旣任情無劑不可甲乙辨後贊於  
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  
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旣有裁味  
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



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  
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  
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  
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  
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  
空設奇變不窮同舍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  
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  
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  
人不能盡之多賢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  
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  
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  
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  
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  
似者此未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  
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畢自序竝實故存之藹  
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季二十  
畢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終如晏  
言



史臣曰古之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  
劉湛識用才能實苞經國之略豈不知移第爲  
臣則君臣之道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乎  
而義康數懷奸計苟相崇說與夫推長戟而犯  
魏闕亦何以異哉

專卷二十九

宋書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

宋書七十

袁淑

臣沈

約

新撰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丹陽尹豹少子也少  
有風氣年數歲伯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  
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不爲章句之學而博涉  
多通好屬文辭采適豔縱橫有才辯本州命主  
簿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竝不就彭城王義康命  
爲軍司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



甚踈劉湛淑從母兄也欲其附已而淑不以爲  
意由是大相乖失以久疾免官補衡陽王義季  
右軍主簿遷太子洗馬以脚疾不拜衛軍臨川  
王義慶雅好文章請爲諮議參軍頃之遷司徒  
左西屬出爲宣城太守入補中書侍郎以母憂  
去職服闋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遷尚  
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淑侍坐從容曰今當  
鳴鑾中岳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  
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  
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爲始興王征北長史南東  
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  
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還爲御  
史中丞時索虜南侵遂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議  
防禦之術淑上議曰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  
絕波之鱗宕流則枯羯寇遺醜趨致畿甸蟻萃  
螽集聞已崩殪天險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  
其圖盛晉輟其議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  
於來臨本無怵於能濟矣乃者變定攜遠阻違



授律由將有弛拙故士少鬪志圍潰之衆匪寇  
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急戰楚旅  
淮上訓卒簡備靡旗是由綏整寡衷戎昭多昧  
遂使栲潞入患泉伊來擾紛殄姬風泯毒禹績  
騰書有渭陰之迫懸烽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揣  
虛實伏匿先彰校索伎能謫詭旣顯綿地千里  
彌行阻深表裏躡矱後先介逼捨陵衍之習競  
湍沙之利今虹見萍生土膏泉動津陸陷溢疢  
禍存興蕩藁已單米粟莫係水寓衿帶進必傾

賈河隘扁固退亦墮滅所謂栖鳥於烈火之上  
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緩江右寬繕淮內竊  
謂拯扼閩城舊史爲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  
此要荒猶弗委割況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  
摧掃列邑殲瘼山淵反覆草木塗地今丘賦千  
乘井竿萬集肩摩倍於長安締袂百於臨淄什  
一而籍寔慊玳願履畝以稅旣協農和戶競戰  
心人含銳志皆欲贏糧請奮釋緯乘城謂宜懸  
金鑄印要壯果之士重幣甘辭招推決之將舉



薦板築之下抽登臺皂之間賞之以焚書報之  
以相爵俄而昭才賀闕異能間至戎貪而無謀  
肆而不整迷乎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  
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咸畜憤矣僉策戰矣  
稱願影從謠言緡命宜選敢悍數千驚行潛掩  
偃旗裹甲鉗馬銜枚檜稽而起晨壓未陣旌譟  
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及起無不禽  
鍛獸鬻冰解霧散掃洗哨類漂囚浮山如有決  
罅漏網遂窺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還逕究部

勁卒梗其歸塗必剪元雄懸首麾下乃將隻輪  
不反戰轆無旋矣於是信臣騰威武士繕力緹  
組接陰鞞析聯響若其僞遁羸張出沒無際楚  
言漢旆顯默如神固已日月蔽虧川谷蕩質負  
塞殘孽阻山燼黨收險竊命憑城借土則當因  
威席卷乘機芟剽泗汴秀士星流電燭徐阜嚴  
兵雨湊雲集蹙亂桑溪之北搖潰瀚海以南絕  
其心根勿使能植銜索之枯幾何不蠹是由涸  
澤而漁焚林而狩若浚風之儻輕籜杲日之拂



浮霜旣而尉洽荷掠之餘望吊網悲之鬼然後  
天行樞運焱舉煙升青蓋西巡翠華東幸經啓  
州野滌一軫策俾高闕再勒燕然後銘方乃奠  
山沉河創禮輯策闡燿炎昊之遺則貫軼商夏  
之舊文今衆賈拳勇而將術踈怯意者稔泰日  
積承平歲久邑無驚赴之急家緩魄戰之勤闕  
閱訓之禮簡參屬之飾且亦薦採之法庸未旣  
歟若乃邦造里選權論深切躬擐盡幽斬帶尋  
遠設有沉明能照俊偉自宣誠感泉雨流通金

石氣懾飛竇知窮直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  
明益損之宜能睽合民心愚獻物性登丹墀而  
敷策躡青蒲而揚謀上說辰鑒下弭素言足以  
安民紓國救災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  
戚舊之右別其旂章榮其班祿出得專譽使不  
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  
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竊符之捷夷裔暴狠內外  
侮棄始附之衆分茂無序蠱以威利勢必攜離  
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涑繹故典灑土纓綬翦



焉幽播折首凶狡是猶眇者願明痿之思步動  
商端會功終易感劫晉在於善覘全鄭實寄良  
謀多縱反間汨惑心耳發險易之前抵興喪之  
術衝其猜伏拂其嫌嗜汨以連率之貴餌以析  
壤之資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辯則堅圍  
可解馳羽而巖邑易傾必府萬土崩枝幹瓦裂  
故燕樂相悔項范交疑矣或乃言約功深事邇  
應廣齊圉反駕趙養還君盡輿誦之道畢能事  
之效臣幸得出內層禁游心明代澤與身泰恩

隨年行無以逢迎昌運潤飾鴻法今塗有遺鏃  
蠶未息蜂敢思涼識少酬閔施但坐幕旣乏昭  
文免胄不能致果竊觀都護之邊論屬國之兵  
謨終晁之抗辭杜耿之言事成云及經之棘猶  
闕上竿燭郭之敬裁收下策自耻懦本智不綜  
微敢露昧見無會昭採淑喜爲誇誕每爲時人  
所譏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  
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表司直  
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宮尹日者猥枉泉賦



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違無或違貳懼非郊贈之禮覲饗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是有情焉弗圖日夕發咫尺之記籍左右而請以爲胥授失旨爰速先幣曾是附庸臣委末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以不邪之故而貧聞天下寧有味大嗟金者哉不腆供

賦束馬先璧以俟命唯執事所以圖之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爲弒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許呼淑及蕭斌等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省内無過不能受枉明日便當行大事望相與勦力淑及斌竝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左右皆動斌懼乃曰臣昔忝伏事常思劭節况憂迫如此輒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



不克但既克之後爲天地之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願急急之劭左右引淑等袴褶文就主衣取錦截三尺爲一段文中破分斌淑及左右使以縛袴淑出環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因命左右與手刃見殺於奉化門外時年四十六劭即位追贈太常賜賙甚厚世祖即位使顏延之爲詔曰夫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

敝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義之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心衛主遺身固節者哉故太子左衛率淑文辯優洽秉尚貞慤當要逼之切意色不撓厲辭道逆氣震凶黨虐刃交至取斃不移古之懷忠隕難未云出其右者興言嗟悼無廢乎心宜在加禮永旌宋有臣焉可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憲公又詔曰袁淑以身殉義忠烈逸古遺孤在疚特所矜懷可厚加賜卹以慰存亡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十人與四家於是長給稟祿



文集傳於世子幾斃稜疑標斂世祖步兵校尉  
凝太宗世御史中丞出爲晉陵太守太宗初與  
四方國反兵敗歸降以補劉湛冠軍府主簿淑  
諸子竝早卒

史臣曰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舜華朝露未  
足以言也其間天遽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  
以存沒嬰心徒以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雖天行  
路嶮而未之斯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  
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恡寸陰而敗尺璧若乃義  
重乎生空炳前誥投軀殉主世罕其人若無陽  
源之節丹青何貴焉爾

列傳第三十

宋書七十

九月初七日



感之微丹青何貴無爾

重平坐空兩南詰然顯厥主世罕其人昔無斯

列傳第三十一

宋書七十一

臣沈

約

新撰

徐湛之

江湛

王僧綽

徐湛之字孝源東海郟人司徒羨之兄孫吳郡太守佩之弟子也祖欽之祕書監父達之尚高祖長女會稽公主為振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高祖諸子竝幼以達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



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爲前鋒配以精  
兵利器事剋當即授荊州休之遣魯宗之子軌  
擊破之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湛之幼孤爲  
高祖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於側未  
初三年詔曰永興公主一門嫡長早罹辛苦外  
孫湛之特所鍾愛且致節之胤情實兼常可封  
枝江縣侯食邑五百戶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  
行牛奔車壞左右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  
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大義善自位待事

持持

祖母及母竝以孝謹聞元嘉二年除著作佐郎  
員外散騎侍郎竝不就六年東宮始建起家補  
太子洗馬轉國子博士遷奮威將軍南彭城沛  
二郡太守徙黃門侍郎祖母季老辭以朝直不  
拜復授二郡加輔國將軍遷祕書監領右軍將  
軍轉侍中加驍騎將軍復爲祕書監加散騎常  
侍驍騎如故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爲太祖所禮  
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畱止  
臺內總攝六宮忽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



初高祖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賢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宣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協及劉湛得臯事連湛之太祖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既見太祖因號泣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高祖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也遷中護軍未拜又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爲言時安成公何勗无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相之子也竝各奢豪與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爲之語曰安成



食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勛官至侍  
中追諡荒公靈休善彈碁官至祕書監湛之遷  
冠軍將軍丹陽尹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  
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湛之表啓固辭  
又詣廷尉受罪上詔獄官勿得受然後就命固  
辭常侍許之二十二年范畢等謀逆湛之始與  
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款辭所連  
乃詣廷尉歸罪上慰遣令還郡湛之上表曰賊  
臣范畢孔熙先等連結謀逆法靜尼宜分往還

與大將軍臣義康共相脣齒備於鞠對伏尋仲  
承祖始達熙先等意便極言姦狀而臣兒女近  
情不識大體上聞之初不務指斥紙翰所載尤  
復漫略者實以凶計旣表逆事歸露又仰緣聖  
慈不欲窮盡故言勢依違未敢縷陳情旨無隱  
已昭天鑒及羣凶收禽各有所列畢等口辭多  
見誣謗承祖醜言紛紜特甚乃云臣與義康宿  
有密契在省之言期以爲定潛通姦意報示天  
文末云熙先縣指必同以誑於畢或以智勇見



稱或以愚懦爲目既美其信懷可覆復駭其動  
止必啓凡諸詭妄還自違伐多舉事端不究源  
統齎傳之信無有主名所徵之人又已死沒首  
尾乖互自爲矛楯即臣誘引之辭以爲始謀之  
證銜臣糾告竝見怨咎縱肆狂言必見禍陷伏  
自探省亦復有由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  
伴慰晨夕覲對經踰旬日逆圖成謀雖無顯然  
懟容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  
相諫譬深加距塞以爲怨憤所至不足爲慮便

以關啓懼成虛妄思量反覆實經愚心非爲納  
受曲相鞞匿又令申情范畢釋中間之憾致懷  
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幸亦不宜達陛下  
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藩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  
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  
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每懼異  
聞皆略而不荅惟心無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悽  
悽丹實具如此啓至於法靜所傳及熙先等謀  
知實不早見關之日便即以聞雖晨光幽燭曲



昭窮款裁以正義無所逃刑束骸北闕請罪司  
寇乾施含宥未加治考中旨頻降制使還往仰  
荷恩私哀惶失守臣殃積罪深丁罹酷罰久應  
屏棄未謝人理况奸謀所染忠孝頓闕智防愚  
淺闇於禍萌士類未明其心羣庶謂之同惡朝  
野側目衆議沸騰專信讎隙之辭不復稍相申  
體臣雖驚下情非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劔  
爲易而覩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妄微命假  
延局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惡方來貪及視息少

自披訴冀幽誠丹款儻或昭然雖復身膏草土  
九泉無恨顯居官次垢穢朝班厚顏何地可以  
自處乞蒙噍放伏待鈇鑕上優詔不許二十四  
年服闋轉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出爲前軍將軍  
南兗州刺史善於爲政威惠竝行廣陵城舊有  
高樓湛之更加脩整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  
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  
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一時之盛  
也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豔湛之與



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楊州從事  
史二十六年復入爲丹陽尹領太子詹事將軍  
如故二十七年索虜至瓜步湛之領兵置佐與  
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春魯爽兄弟率部  
曲歸順爽等魯軌子也湛之以爲廟筭遠圖特  
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轉尚  
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  
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凡諸辭訴一不  
料省湛之亦以職官記及令文尚書令敷奏出  
內事無不掄令缺則僕射掄任又以事歸尚之  
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竝奏免官詔曰令僕  
治務所寄不共求體當而互相推委糾之是也  
然故事殘舛所以致茲疑執特無所問時詳正  
之乃使湛之與尚之竝受辭諱尚之雖爲令而  
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太祖委  
任沈演之庾炳之范晔等後又有江湛何瑀之  
畢諫炳之免演之瑀之竝卒至是江湛爲吏部  
尚書與湛之竝居權要世謂之江徐焉上每有



疾湛之輒入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劾  
賜濬死而世祖不見寵故累出外蕃不得停京  
輦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竝爲上所愛而鑠妃卽  
湛妹勸上立之元嘉末徵鑠自壽陽入朝旣至  
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與湛  
之屏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  
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劾入弑之旦其夕  
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  
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季四十四世祖卽位追贈  
司空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謚曰忠烈公又詔  
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綽門戶荼酷遺孤流寓言  
念旣往感痛兼深可令歸居本宅厚加恤賜於  
是三家長給廩三子聿之謙之爲元凶所殺恒  
之嗣侯尚太祖第十五女南陽公主蚤卒無子  
聿之子孝嗣紹封齊受禪國除  
江湛字微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子也居  
喪以孝聞愛好文義喜彈棊鼓琴兼明筭術初  
爲著作佐郎遷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南譙



王義宣左軍功曹復爲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欲引與日夕湛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還爲司徒從事中郎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隨王誕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爲長史南東海太守政事委之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密領本州大中正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及侍中何攸之領博士二十七年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上大舉北伐舉朝爲不可唯湛贊成之索虜至瓜步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出江上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虜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竝謂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



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  
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之殆將側倒劭  
又謂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可  
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異耳劭  
後燕集未嘗命湛常謂上曰江湛佞人不宜親  
也上乃爲劭長子偉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  
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弒也湛直上省  
聞叫譟之聲乃匿傍小屋中劭遣收之舍吏給  
云不在此兵士即殺舍吏乃得湛——湛——據窓

受害意色不撓時年四十六湛五子恂如懿孫法  
壽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  
忽有數升血世祖即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諡曰忠簡公  
長子恂尚太祖第九女淮陽長公主爲著作佐  
郎

王僧綽琅邪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曇首子也幼  
有大成之度弱季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  
練悉朝典季十三太祖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



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尚太祖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轉始興王文學祕書丞司徒左長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徙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二十八年遷侍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曇首與王華竝爲太祖所任華子嗣人才旣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第名位應與新建齊超至今日蓋由姻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及爲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季僧綽自嫌蚤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元嘉末太祖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季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從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竝不許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



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  
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卽湛之女  
鑠妃卽湛妹太祖謂僧綽曰諸人各爲身計便  
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  
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  
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  
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  
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  
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  
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  
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  
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劾弒逆  
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歎曰不用僧綽言以至  
於此劬旣立轉爲吏部尚書委以事任事在二  
凶傳頃之劬料檢太祖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  
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時年三  
十一因此陷北第諸王侯以爲僧綽有異志并



殺僧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奉朝請司馬文  
穎建平國常侍司馬仲秀等世祖卽位追贈散  
騎常侍金紫允祿大夫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  
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爲  
周顛蘇峻宅其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  
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壽亦頗遇喪禍故世稱  
爲凶地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  
爲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子儉嗣昇明末爲  
齊國尚書右僕射

史臣曰甚矣宋氏之家難也讎釁所鍾親地兼  
極雖復傾天滅道迹非嫌路而灾隙內兆邪蠱  
外興天性旣離愛敬同盡探雀請熊非無前釁  
猜防之道有未足乎世祖弱年輕躁夙無朝寵  
累任邊外未嘗居中當壁之重將由愛立臣主  
回疑事無蚤斷若使守噐以長命不待賢則密  
禍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豈欺我哉昔山濤  
舉羊祜爲太子太傅蓋欲以後事委之而羊公  
短世僧綽綢繆主心將任以國重而宮車晏駕



二臣竝以道德謙冲名高兩代昨未中年功謝  
成日惜矣哉

列傳第三十二

宋書七十二

文九王

臣沈

約新撰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劭潘淑妃生濬路淑媛  
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王鑠高脩儀生廬陵  
昭王紹殷脩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  
簡王宏陳脩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  
昶江脩儀生武昌王渾沈婕妤生明帝楊脩儀  
生建安王休仁邢美人生晉平王休祐蔡美人



二臣竝以道德謙冲名高兩代昨未中年功謝  
成日惜矣哉

列傳第三十二

宋書七十二

文九王

臣沈

約新撰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劭潘淑妃生濬路淑媛  
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王鑠高脩儀生廬陵  
昭王紹殷脩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  
簡王宏陳脩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  
昶江脩儀生武昌王渾沈婕妤生明帝楊脩儀  
生建安王休仁邢美人生晉平王休祐蔡美人



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顏美人  
生臨慶冲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夷甫  
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  
若劭濬誕禕渾休茂休範別有傳紹出繼廬陵  
孝獻王義真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七  
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不之  
鎮領石頭戍事二十二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  
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時太祖  
方事外略乃罷南豫併壽陽以鑠爲豫州刺史  
尋領安蠻校尉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進號平  
西將軍讓不拜索虜大帥拓跋燾南侵陳穎遂  
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賊  
晝夜攻圍之憲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多  
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戶以  
汲又毀佛浮圖取金像以爲大鉤施之衝車端  
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  
應之賊多作蝦蟆車以填塹因薄攻城憲督厲



將士固女牆而戰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登屍以陵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爲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虜燒攻具走二十七年大舉北伐諸蕃竝出師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上蔡向長社長社戍主魯爽委城奔走旣克長社長社遣幢主王陽兒張略等進據小索僞豫州刺史僕蘭於大索率步騎二千攻陽兒陽兒擊大破之到坦之等進向大索勞楊氏鄭德玄張和各起義以應坦之僕蘭奔虎牢會王陽兒等至即據大索因向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繼坦之虜永昌王宜勤仁庫真救虎牢坦之敗走虜乘勝逕進於尉氏津逢康祖康祖戰敗見殺賊進脅壽陽因東過與燾會於江上二十八年夏虜荊州刺史魯爽及弟秀等率部曲詣鑠歸順其年七月鑠所生吳淑儀薨鑠歸京師葬畢還攝本任時江夏王義恭領兗州刺史鎮盱眙丁母憂還京師



上以兗土彫荒罷南兗併南徐州當別置淮南  
都督住盱眙開劄屯田應接遠近欲以授鑠既  
而改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領兵戍石頭元凶  
弒立以爲中軍將軍護軍常侍如故世祖入討  
劄屯兵京邑使鑠巡行撫勞劄還立南兗以鑠  
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  
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常侍如  
故柳元景至新亭劄親自攻之挾鑠自隨江夏王  
義恭南奔使鑠守東府以腹心防之進授侍中驃  
騎將軍錄尚書事餘如故劄迎蔣侯神於宮內  
疏世祖年諱厭祝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  
及義軍入宮鑠與濬俱歸世祖濬即伏法上迎  
鑠入營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  
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闋讓侍中鑠素不  
推事世祖又爲元凶所任上乃以藥內食中毒  
殺之時年二十三追贈侍中司徒三子敬猷敬  
淵敬先敬猷嗣官至黃門郎敬淵初封安南縣  
侯官至後軍將軍敬先繼廬陵王紹前廢帝景



和末召鑠妃江氏入宮使左右於前逼迫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肯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淵敬先鞭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殞太宗卽位追贈敬猷侍中謚曰懷王追贈敬淵黃門侍郎謚曰悼侯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仁爲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爲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巖第二子伯玉爲南平王繼鑠後官至給事中昇明二年謀反誅國除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食邑二千戶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鷄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二十四年爲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出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二十八年徵爲中書令領驍騎將軍元凶弒立以宏爲左將軍丹楊尹又以爲散騎



常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世祖入討劭錄宏殿  
內世祖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  
法道齋手板詣世祖事平以爲尚書左僕射使  
奉迎太后還加冠軍將軍中書監僕射如故臧  
質爲逆宏以仗士五十人入六門爲人謙儉周  
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甚信仗之時普責百  
官讜言宏議曰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與王之政  
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口取禍固前王同軌後  
主共則秦殷之敗語戮刺亡周漢之盛謗升箴  
顯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進儒禮而崇寬  
教哀獄法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節辟處士  
而求賢異修廢官而出滯賞撤天膳而重農食  
禁貴遊而弛權酷通山澤而易關梁固已海內  
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弊直辭之路  
四海希風普天幸甚舉蒙採問敢不悉心謹條  
鄙見置陳如左辭理違謬伏用震聳夫用兵之  
道自古所慎填干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  
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



素加或以祿薄帶帖或寵由權門恩自私假旣  
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邊城舉燧羽驛交馳而  
望其擐甲推鋒立功闔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  
矣常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隸造  
次之主貌踈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  
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校  
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爲其  
摠統今撫養士卒仗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  
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  
律然後畜銳觀釁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于  
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歿所以張  
券効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著  
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考心迹事如或  
有在妄陳膚知追懼乖謬轉尚書令加散騎常  
侍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尋進號衛將軍中書  
監尚書令如故宏少而多病大明二年疾動求  
解尚書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中書監如故未拜其年薨時年二十五追贈侍



中司徒中書監如故給班劔二十人上痛悼甚  
至每朔望輒出臨靈自爲墓誌銘并序與東揚  
州刺史顏竣詔曰宏夙情業尚素心令績雖年  
未及壯願言兼申謂天道可倚輔仁無妄雖寢  
患淹時慮不至禍豈圖祐善虛設一旦永謝驚  
惋摧慟五內交殞平生未遠舉目如昨而賞對  
遊娛緬同千載哀酷纏綿實增痛切卿情均休  
戚重以周旋乖坼少時奄成今古聞問傷惋當  
何可言五年益諸弟國各千戶先薨者不在其  
例唯宏追益子景素少愛文義有父風大明四  
年爲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徙歷陽南譙二郡  
太守將軍如故中書侍郎不拜監南豫豫二州  
諸軍事輔國將軍南豫州刺史又不拜太宗初  
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太子左衛率加給事  
中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丹陽尹吳興太守使  
持節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將軍並如故進  
號左將軍泰始六年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  
秦八州諸軍事左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徵



爲散騎常侍後將軍太常未拜授使持節都督  
南徐南兗兗徐青冀六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  
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逆景素雖纂集兵衆  
以赴朝廷爲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  
將軍齊王爲南兗州景素解都督時太祖諸子  
盡殂衆孫唯景素爲長建安王休祐諸子並廢  
徙無在朝者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  
傾身禮接以收名譽由是朝野翕然莫不屬意  
焉而後廢帝狂凶失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  
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  
佃夫竝太宗舊隸貪幼少以久其權慮景素立  
不見容於長主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閣  
將軍王季符失景素旨怨恨因單騎奔京邑告  
運長佃夫云景素欲反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  
齊王及衛將軍袁粲以下並保持之謂爲不然  
也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  
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竝屬心景



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爲自防之計與司馬廬江何季穆錄事參軍陳郡殷灊記室參軍濟陽蔡履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左右賀文超等謀之以參軍沈顒母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爲爪牙季穆薦從弟豫之爲參軍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來京邑多與金帛要結才力之士由是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並皆響附其餘武人失職不得志者莫不歸之時廢帝單馬獨出遊走郊野曹欣之謀據石頭韓道清郭蘭之欲說齊王使同若不回者圖之候廢帝出行因衆作難事克奉景素景素每禁駐之未欲忽忽舉動運長密遣僮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爲異計景素知爲運長所遣即斬之遣司馬孫謙送首還臺元徽四年七月垣祗祖率數百人奔景素云京邑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即便舉兵負戈至者數千人運長等常疑景素有異志及



聞祗祖叛走便纂嚴備辦齊王出屯玄武湖冠  
軍將軍任農夫黃回左軍將軍李安民各領步  
軍右軍將軍張保率水軍并北討冠軍將軍南  
豫州刺史段佛榮爲都統其餘衆軍相繼進冠  
軍將軍齊王世子鎮東府城齊王知黃回有異  
圖故使安民佛榮俱行以防之景素欲斷據竹  
里以拒臺軍垣慶延祗祖沈顛等曰今天時旱  
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  
而克也殷灞等固爭不能農夫等旣至放火燒  
市邑而垣慶延等各相顧望並無鬪志景素本  
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爲時張保水軍泊西渚景  
素左右勇士數十人竝荆楚快手自相要結擊  
水軍應時摧陷斬張保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爲  
臺軍所破臺軍旣薄城池顛先衆叛走垣祗祖  
次之其餘諸軍相係奔敗左暄驍果有肱力欲  
爲景素盡節而所配兵力甚弱猶力戰不退於  
萬歲樓下橫射臺軍不能禁然後退散右衛殿  
中將軍張倪奴前軍將軍周盤龍攻陷京城倪



奴禽景素斬之時年二十五卽葬京口垣慶延  
祇祖左暄賀文超竝伏誅殷灞蔡履徙梁州何  
季穆先遷官故不及禍其餘皆逃亡值赦得免  
景素旣敗曹欣之反告韓道清郭蘭之之謀道  
清等竝誅黃回高道慶等齊王撫之如舊景素  
子延齡及二少子竝從誅其年冬封長沙成王  
義欣子騶第三子恬爲秭歸縣侯食邑千戶繼  
宏後順帝昇明二年卒國除張倪奴以禽景素  
功封筑陽縣侯食邑千戶景素敗後故記室參  
軍王螭故主簿何昌寓竝上書訟景素之寃齊  
受禪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璉又上書曰臣聞  
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  
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  
墨翟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爲衛  
軍隱難於晉公子殪之李牧北逝彊胡之旗南  
拒全秦之卒趙王不圖其功賜以利劔陳蕃白  
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  
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之裏誠



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衆人加讒譖  
蛆蠱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潤之行  
骨肉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獻  
欵奏樂孟博所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  
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凝霜霰今琬鼎  
啟運人神改物生罪尚宥死寃必申臣誠不忍  
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悌爲  
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鬻知其不爲暴  
也秦仁獲麀知其可爲傳也臣聞王之事獻太  
妃也朝夕不違養其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  
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  
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  
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泰始元徽中王公  
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  
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弃先君豈  
背今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與諫而  
愛士與人言响响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  
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蔚之蓬廬之寒素也王



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宜簡王之舊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虛已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菹膾乎其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參軍奉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繫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飢王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蠲理寃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脩身潔行言無近雜內去聲酌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荊州高齋刻楹柏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無它嬖私不耽內寵姬嬙數人皆詔令所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王顧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恭已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荊州也時獻太妃初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



命主乃徵入爲太常楚下人士竝勸勿下王謂  
爲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爲子不奉親之寔寔  
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而匍伏比闕王若志欲  
倔彊僂應高枕江漢何爲屈折而受制於人乎  
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太山耆幼懷仁  
士庶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毀正搦弦爲  
鈎張一作百行坐歎嚏皆生風塵會王季符負  
臯流謗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鴟梟奮翼王  
雖遘愍離凶而誠分彌款散情中孚揮席滿素

虞玩之銜使歸旋世丁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  
身東第後求會稽降階外撫虞玩殷煥實爲詮  
譯誠心殷勤備留聖聽王若併張跋扈何事若  
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哀  
德旣彰群小之姦慝彌廣下盈其毒上不可依  
時長王並見誅鋤公卿如蹈虎尾衆人翕翕莫  
不注仰於王廂閣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利  
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王宜與等遣  
司馬孫謙歸款朝廷王若欲擬非覬寧當如此



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季五月以後道路皆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道慶等傳構其事武人獎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車徒將講衆北壘都鄙疑駭僉言釁作垣祗祖因民情囂蕩揚聲北奔給辭惑衆窮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說掖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旣素籍異論謂爲信然收率疲弱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順出翻爲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誼譁幻惑皆出輦轂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矣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交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檻而嘆曰吾恐三才於斯絕矣茲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爲憂乎自非深忠遠槩孰能身滅之不恤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難放殛姦盜非它故也請較言



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夫爲  
有臯邪爲無臯邪若其無臯何故爲戮若其有  
臯討之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以救  
火之家豈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運屬陵  
喪智力無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  
乎果然今日王亾明日宋亾王何負於社稷何  
媿於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  
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躡燕代脩信陵之  
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王陵之寃而詔  
其孫爲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疑  
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之賊而晉害也  
適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請議  
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  
令問三后馳光於萬葉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  
義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軌振逸世之竒轂何至  
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  
不明終始愾德臣懼方今之人不復爲善矣且  
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苗裔萬世之後其能



無污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  
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爲來胤垂範之如此  
儻能降明詔箋枉道使往王得洗謗議拯冥魂  
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猶若回風之卷草  
也臣聞鸛鳴臯埤則降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沈  
雲鬱冥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橫芥神高聽邈  
終焉莫省直欲內不負心度將來知王之意耳  
又不省至今上即位乃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  
素名父之子少敦清尚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  
本年流運改宜弘優澤可聽以王禮還葬舊墓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  
年年十歲封義陽王食邑二千戶二十七年爲  
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元凶弒立加  
散騎常侍世祖踐祚遷太常出爲東中郎將會  
稽太守尋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  
軍事孝建元年立東揚州郡昶爲刺史東中郎  
將如故進號後將軍大明元年徵爲秘書監領  
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中軍將軍南彭城下



邳二郡太守又出爲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  
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  
三年徵爲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增邑千戶轉  
中書令中軍將軍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  
散騎常侍太常從世祖南巡坐斥皇太后龍舟  
免開府尋又以加授前廢帝卽位出爲使持節  
都督徐兗南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  
事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開府如故  
昶輕詔褊急不能祇事世祖大明中常被嫌責

民間喧然常云昶嘗有異志永光景和中此戲  
轉甚廢帝旣誅群公彌縱狂悖常語左右曰我  
卽大位來遂未常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  
誅後昶表入朝遣典籤遽法生銜使帝謂法生  
曰義陽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  
又屢詰問法生義陽謀反何故不啟法生懼禍  
叛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親率衆過江法生旣  
至昶卽聚衆起兵統內諸郡竝不受命斬昶使  
將佐文武悉懷異心昶知其不捷乃夜與數十



騎開門北奔索虜弃母妻唯攜愛妾一人作丈  
夫服亦騎馬自隨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子時  
太宗已即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並  
卒追封懷遠爲池陽縣侯食邑千戶泰始六年  
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綏繼昶改昶封爲晉熙王  
燮襲爵食邑三千戶太宗旣以燮繼昶乃下詔  
曰夫虎狼護子猴猿負孫毒牲薄情亦有仁愛  
故識念氣類尚均群品況在人倫可忘天屬晉  
熙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征北公雖孝  
道無贊而遭此不慈自少及長闕恩鞠之闕乃

至休否莫關寒溫不訪晨昏屏塞定省靡因事  
無違忤動致誚責毒句發口人所難聞加惡備  
苦過於讎隙遂事情憤於宗姻義傷於行路公故  
妃郝氏婦禮無違逢此嚴酷遂以憂卒用天盛  
年又謝氏食則豐珍衣則文麗奉已之餘播單  
羣下而諸孫纒不溫體食不充飢付於姆妳之  
手縱以任軍之路遇其所生弃若糞土縊縷比  
於重囚窮困過於下使誠皇規方遠沙塞將一



公脩短不諱亦難豫圖兼妾女累弱一第領主  
防閑之道人理斯急朕所以詔第六子燮奉公  
爲胤欲以毗整一門爲公繼紹但謝氏待骨肉  
至親尚相弃蔑況以義合免苦爲難患萌防漸  
危機須斷便可還其本家削絕蕃秩先是改謝  
氏爲射氏時主幼時艱宗室寡弱元徽元年燮  
年四歲以爲使持節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  
之義陽二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以黃  
門郎王奐爲長史摠府州之任明年太尉江州  
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逼朝廷燮遣中兵參軍  
馮景祖襲尋陽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州別  
駕程罕之居守開門詣景祖降進燮號安西將  
軍加督江州諸軍事復昶所生謝氏爲晉熙國  
太妃四年又進燮鎮西將軍加鼓吹一部順帝  
卽位徵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撫  
軍將軍揚州刺史先是齊世子爲燮安西長史  
行府州事時亦被徵爲左衛將軍與燮俱下會  
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世子因奉燮鎮尋陽



之益城據中流爲內外形援攸之平變還京邑  
齊王爲南徐州變解督南徐進督南豫江州諸  
軍事進號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司徒齊  
受禪解司徒降封隆安縣侯食邑千五百戶謀  
反賜死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  
年十歲立爲建安王食邑二千戶孝建三年爲  
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尋都督南兗徐二州諸軍  
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大明元年入爲侍中

領右軍將軍四年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加號平南將軍八年遷使持節督江州南豫州  
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安南將  
軍江州刺史未拜徙爲散騎常侍太常又不拜  
仍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  
領軍將軍常侍如故景和元年又遷使持節都  
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寧蠻校  
尉雍州刺史未之任留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又  
加特進左光祿大夫給鼓吹一部時廢帝狂悖



無道誅害群公忌憚諸父竝囚之殿內毆捶凌  
曳無復人理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竝  
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爲  
猪王號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  
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  
凡劣號爲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  
故竝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  
合掘地爲坑穿實之以泥水裸太宗內坑中和  
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爲歡笑  
欲害太宗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  
數每以笑調佞諛悅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  
使左右遙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竝不得已  
順命以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  
諸醜狀時廷尉劉矇妾孕臨月迎入後宮翼其  
生男欲立爲太子太宗嘗忤旨帝怒乃保之縛  
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人檐付太官曰即日  
屠猪休仁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  
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意乃解



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遊荆湘二州明  
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太宗克定禍難殞帝於  
華林園休仁即日推崇太宗便執臣禮明旦休  
仁出住東府時南平廬陵敬先兄弟爲廢帝所  
害猶未殞殮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奏  
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先是廢帝進休仁爲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未拜太宗  
令書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  
事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給三  
望十五乘時劉道隆爲護軍休仁請求解職曰  
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  
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劔三十人出據  
虎檻進據赭圻尋領太子太傅摠統諸軍隨宜  
應接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初行與蘓侯神結  
爲兄弟以求神助及事平太宗與休仁書曰此  
段殊得蘇侯兄弟力增休仁邑四千戶固辭乃  
受千戶上流雖平薛安都據彭城招引索虜復  
都督北討諸軍事又增邑三千戶不受時豫州



刺史殷琰據壽陽未平晉平王休祐先督征討諸軍事休祐出領江陵休仁代督西討諸軍事泰始五年進都督豫司二州休仁年與太宗隣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友及廢帝世同經危難太宗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初初四方逆命兵至近畿休仁親當矢石大勳克建任總百揆親寄甚隆朝野四方莫不輻湊上漸不悅休仁悟其旨其冬表解揚州見許六年進位太尉領司徒園讓又加漆輪車劔履太宗末年多忌諱猜害稍甚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晉平王休祐憂懼彌切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慮諸弟彊盛太子幼弱將來不安運長又慮帝宴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秉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旣宿懷此意至是又聞物情向之乃召休仁入見旣而又謂曰夕可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休仁歿時



年三十九上寢疾久內外隔絕慮人情有同異  
自力乘輦出端門休仁歿後乃詔曰夫無將之  
誅諒惟通典知咎自引寔有偏介劉休仁地屬  
密親位居台重朕友寄特深寵秩兼茂不能弘  
贊國猷裨宣政道而自處相任妄生猜嫌側納  
群小之說內懷不逞之志晦景蔽迹無事陽愚  
因近疾患沉篤內外憂悚休仁規逼禁兵謀爲  
亂逆朕曲推天倫未忍明法申詔誥礪辨覈事  
原休仁慙息懼罪遽自引決追尋悲痛情不自  
勝思屈法科以申矜悼可宥其二子并全封爵  
但家國多虞疊起台輔永尋既往感慨追深有  
司奏曰臣聞明罰無親情屈於司綱國典有經  
威申於義滅是以梁趙之誅跣出稱過來言之  
罰克入致動謹案劉休仁苞蓄禍迹事蔽於天  
明竄匿沉姦情宣於民聽自以屬居戚近早延  
恩睦異禮殊義望越常均往歲授鉞南討本非  
才命啓行濃湖特以親攝仰遵廟略俯藉衆効  
屬承泰運竊附成勲而亟叨天功多自臧伐旣



聖明御寓躬覽萬機百司有紀官方無越而休  
仁矜勲怙貴自謂應揔朝權遂妄生疑難深自  
猜外故司空晉平刺王休祐少無令業長滋貪  
暴莅任陝荆毒流西夏編戶嗟散列邑雕虛聖  
澤含弘未明正憲亟與休仁論其愆迹辭意既  
密不宜傳廣遂飾容旨反相勸激休祐以休仁  
位居朝右任遇優崇必能爲已力援故深相黨  
結休祐於是輸金薦寶承顏接意造鄰之間必  
論朝政遂無日不俱行無時不同宿轂酣聚集  
密語清閑休仁含姦扇惑善於計數說休祐使  
外託專慎之法密行貪詐之心謂朝廷不覺人  
莫之悟休祐遂乃外積怨懼內協禍心旣得贊  
激凶慝轉熾與休仁共爲姦謀潛伺機隙圖造  
釁變規肆凶狡休仁致殞倉卒寔維天誅而晉  
平國太妃妾邢不能追慙子惡上感曲恩憂懷  
不逞巫蠱呪詛休仁因聖躬不和猥謀姦逆滅  
道反常莫斯爲甚極肆朝市度申國刑而灋網  
未加自引厥命天慈矜厚減法崇恩賜全二息



及其爵封斯誠弘風曠德貫絕通古然非所以  
棄惡流釁懲懼亂臣者也臣等參議謂宜追降  
休仁爲庶人絕其屬籍見息悉徙遠郡休祐愆  
謀始露亦宜裁黜徙削之科一同舊準收邢付  
獄依法窮治詔曰邢匹婦狂愚不足與計休仁  
知釁自引情有追傷可特爲降始安縣王食邑  
千戶并停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伯猷先紹江  
夏國令還本賜爵鄉侯上旣殺休仁慮人情驚  
動與諸方鎮及諸大臣詔曰休仁致殞卿未具  
悉事之始末今疏以相示休祐貪恣非政法網  
之所不容晉漢梁孝王淮南厲王無它釁悖正  
以越漢制度耳況休祐吞嚼聚斂爲西數州之  
鯨取與鄙虐無復人情屢得王景文褚淵沈攸  
之等啓陳其辜惡轉不可容吾篤兄弟之恩不  
欲致之以法且毒恨大明兄弟情薄親見休祐  
屯苦之時始得寬寧彌不忍問所以改授徐州  
冀其去朝廷近必應能自悛革及拜徐州未及  
之任便徵動萬端暴濁愈甚旣每爲民蠹不可



復全休仁身粗有知解兼爲宰相又吾與其兄弟情昵特復異常頗與休仁論休祐釁狀休祐以休仁爲吾所親必應知吾意又云休仁言對能爲損益遂多與財賂深相結事乃寢必同宿行必共車休仁性軟易感說遂成繾綣共爲一家是吾所吐密言一時倒寫吾與休仁少小異常唯虛心信之初不措疑雖爾猶慮清閑之時非意脫有聞者吾近向休祐推情戒訓嚴切休祐更不復致疑休祐歿後吾將其內外左右問以情狀方知言語漏泄并具之由彌日懊憾心神萎孰休仁又說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秉許爲家從來頗得此力但試用看有驗不休祐從之於是大有獻奉言多垂實積惡旣不可恕自休祐殞亡之始休仁欵曲共知休仁旣無辜釁主相本若一體吾之推意初無有閒休祐貪愚爲天下所疾致殞之本爲民除患兄弟無復多人彌應思弔不咸益相親信休祐平生狼抗無賴吾慮休仁往哭或生崇禍且吾



爾日本辦仗往哭晚定不行吾所以爲設方便  
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召入大自驚疑遂入辭  
楊太妃顏色狀意甚與常異既至省楊太妃驟  
遣監子去來參察從此日生嫌懼而吾之推情  
初不疑覺從休祐歿後吾再幸休仁第飲噉極  
日排閣入內初無猜防休仁坐生嫌畏一日吾  
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閑多往雉場中或敕  
使陪輦及不行日多不見之每值霄休仁輒語  
左右云我已復得今日及在房內見諸妓妾  
恒語我去不知朝夕見底若一旦歿去作鬼亦  
不取汝取汝正足亂人耳休祐歿時日已三脯  
吾射雉始從雉場出休仁從騎左右伏野中吾  
遣人召之彌云腹痛不堪騎馬爾時諸王車皆  
停在朱雀門裏日旣暝不暇遠呼車吾衣書車  
近在離門裏敕呼來下油幢絡擬以載之吾由  
來諳悉其體有冷患聞腹痛知必是冷乃敕太  
醫上省送供御高粱薑飲以賜之休仁得飲忽  
大驚告左右稱敗今日了左右荅曰此飲是御

在仗



師名封題休仁乃令左右先飲竟猶不甚信乃  
僂俛噬之裁進一合許妄先嫌貳事事如是由  
來十日五日一就問太妃自休祐歿後每吾詔  
必先至楊太妃問如分別狀休仁由來自營府  
國興生文書二月中史承祖齎文書呈之忽語  
承祖云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吾虛心如舊不  
復見信旣懷不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不容復  
有善心休仁旣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  
事相識者布滿外內常日出入於廟下經過與  
諸相識將帥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積日失適休  
仁出入殿省諸衛主帥裁相悉者無不和顏厚  
相撫勞爾時吾旣甚惡意不欲見外人悠悠所  
傳互言差劇休仁規欲聞知方便使曇度道人  
及勞彥遠屢求啓闕覘吾起居及其所啓皆非  
急事吾意亦不厝疑吾與休仁親情實異年少  
以來恒相追隨情向大趣亦往往多同難否之  
日每共契闊休仁南討爲都統旣有勲績狀之  
於心亦何極已但休仁於吾望旣不輕小人無



知亦多挾背向旣生猜貳不復自寧夫禍難之  
由皆意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  
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夫於兄弟之情  
不能無厚薄休祐之亡雖復悼念猶可以理割  
遣及休仁之殞悲愍特深千念不能已已舉言  
傷心事之細碎旣不可曲載詔文恐物不必即  
解兼欲存其兒子不欲窮法爲詔之辭不得不  
云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卿知上與休仁素  
厚至於相害慮在後嗣不安休仁旣歿痛悼甚  
至謂人曰我與建安季時相鄰少僂狎從景和  
泰始之間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  
念之至不能自己今有一事不如與諸侯共說  
權適之方於今盡矣因流涕不自勝子伯融妃  
殷氏所生殷氏吳興太守沖女也范陽祖翻有  
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脉說之遂通  
好事泄遣還家賜歿伯融歷南豫州刺史琅邪  
臨淮二郡太守寧朔將軍廣州刺史不之職廢  
徙丹楊縣後廢帝元徽元年還京邑襲封始興



王弟伯猷初出繼江夏愍王伯禽封江夏王邑二千戶休仁歿後還本與伯融俱徙丹楊縣後廢帝元徽元年賜爵都鄉侯建平王景素爲逆楊運長等畏忌宗室稱詔賜伯融等歿伯融時年十九伯猷年十一

晉平刺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三年年十一封山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年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尋遷東揚州刺史未拜徙湘州刺史加號征虜將軍四年還爲祕書監領左

軍將軍增邑千戶遷侍中又遷左中郎將都官尚書又爲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出爲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景和元年入朝進號鎮西大將軍仍遷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定亂以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雒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開府常侍如故又改都督江郢雒湘五州江州刺史又改都督江南豫司州南豫州刺史改都督豫江司三



州豫州刺史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反叛休  
祐出鎮歷陽督劉劬等討琰琰未平劬築長圍  
守之休祐復徙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  
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開府竝如  
故增封二千戶受五百戶以山陽荒敝改封晉  
平王休祐素無才能彊梁自用大明之世年尚  
少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裒刻所  
在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白米  
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刪簡不受  
民間糴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  
錢凡諸求利皆悉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泰  
始六年徵爲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  
軍事南徐州刺史加侍中持節將軍如故上以  
休祐貪虐不可莅民留之京邑遣上佐行府州  
事休祐狼戾彊梁前後忤上非一在荊州時左  
右苑景達善彈碁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  
責之曰汝剛戾如此豈爲下之義積不能平且  
慮休祐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



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令休  
祐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黃麾內  
左右從者並在部伍後休祐僂馳去上遣左右  
數人隨之上既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分散  
不復相得上因遣壽寂之等諸將追之日已欲  
闔與休祐相及逼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  
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後引陰因頓地  
即共毆拉殺之乃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  
上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即遣御醫絡驛相  
係頃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絕去車脚輿以還  
第時年二十七追贈司空持節侍中都督刺史  
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三望車一乘時巴陵王休  
若人在江陵其日即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  
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閤夏文秀馬相踰文秀  
墮池驃騎失鞍馬驚觸松樹墮地落斫中時頓  
悶不識人故馳報弟其年五月追免休祐爲庶  
人長子仕薈早卒次子宣翊爲世子爲寧朔將  
軍湘州刺史未拜免廢次士弘繼鄱陽哀王休



業襲封被廢還本次宣彥封原豐縣侯爲寧朔將軍彭城太守未拜免廢次宣諒次宣曜出繼南平穆王鑠封被廢還本次宣景次宣梵次宣覺次宣受次宣則次宣直次宣季凡十三子竝徙晉平郡太宗尋病見休祐爲崇乃遣前中書舍人劉休至晉平撫慰宣翊等上遂崩後廢帝元徽元年聽宣翊等還都順帝昇明三年謀反竝賜死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陽王食邑二千戶三年薨追贈太常大明六年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封被廢還本國除

臨慶沖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爲東平王紹休倩後太宗泰始二年還本國絕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井爲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爲臨慶王以臨賀郡爲臨慶國立第八皇子躋



爲臨慶王食邑二千戶繼休倩後明年還本國  
休倩太祖所愛故前後屢加紹嗣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  
年薨時年六歲太宗泰始五年追加封謚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

九歲封巴陵王食邑二千戶大明二年爲冠軍

將軍南琅琊臨淮二郡太守徙南彭城下邳二

郡太守將軍如故四年出爲都督徐州諸軍事

刺史將軍如故增督豫州之梁郡增邑千戶明

年徵爲散騎常侍左右郎將吳興太守復徵爲

散騎常侍太常未拜前廢帝永光元年遷左衛

將軍太宗泰始元年遷散騎常侍中書令領衛

尉未拜復爲左衛將軍常侍衛尉如故又未拜

出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五

郡諸軍事領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率衆東討進

督吳吳興晉陵三郡尋加散騎常侍進號衛將

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晉安關二郡諸軍事

二年遷梁雍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



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  
故增邑二千戶受三百戶前在會稽錄事參軍  
陳郡謝沈以諂佞事休若多受賄賂時內外戒  
嚴普著袴褶沈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  
人衣冠既無殊異竝不知沈居喪嘗自稱孤子  
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褻黷致有姦私降號鎮  
西將軍又進衛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  
繫獄啓太宗殺之慮不被許啓未報輒於獄行  
刑信反舍鎖送而寶期已死上大怒與休若書

休若

曰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耶使其母加杖三百  
降號左將軍貶使持節都督爲監行雒州刺史  
使寧蠻校尉削封五百戶四季遷使持節都督  
湘州諸軍事行湘州刺史如故六季荊州刺史  
晉平王休祐入以休若監荊州事進號征南將  
軍湘州刺史仍爲都督荆湘雒益梁寧南北秦  
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尋  
加散騎常侍又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京



邑譌言休若有至貴之表太宗以言報之休若內甚憂懼會被徵代休祐爲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固陳不宜入勸割據荆楚以距朝廷休若僞許之敬先旣出執錄馳使白太宗敬先坐誅歿休若至京口建安王休仁又見害益懷危慮上以休若和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

得入朝又恐猜駭乃僞遷休若爲都督江郢司廣交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徵還召拜手書殷勤使赴七月七日卽於第賜歿時年二十四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班劔二十人三望車一乘休若旣歿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爲塗步卽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汝使



巴陵王密知之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右人不能得東宮與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師解神語東宮典書具道神語東宮典書荅云我識巴陵閒一左右當爲汝向道數日東宮典書復來語師云我已爲汝語巴陵左右道因達巴陵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又頃者史官奏天文占候頗云休若應挾異端神道茫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准略亦不無髮鬚且帖肆間自大明以來有若好之謠于今未止詔若百重章句皆配以美

辭美事諸不逞之徒咸云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音里巷有若好之謠在西巴音懼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休祐休仁被誅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當負罪之徒恒說以道路之言叩動之相與唱云萬民之心屬在休若感激其意尋休若從來心迹殊有可嫌劉亮問高次祖汝一應識此人當給休若休若在東縱恣群下無本末還朝被貶爵位小退次祖被亮使歸過問訊大泣語次祖云我東行是一段



功在郡橫為群小輩過失大被貶降我實憤然  
不解劉輔國何意不作次祖云劉輔國蒙朝  
廷生成之恩豈容有此理推此已是有竒意吾  
使諸王在蕃正令優游而已本不以武事而休  
若在西廣召弓馬健兒都不啓聞又戾道明等  
昔親為賊罪應萬死休若至西大信遇之乃潛  
將往不啓京吾知汝意謂休若處奉因事事何  
如心迹既不復可測因其還朝在弟與書事事  
詰誚於內許密自引分狀如暴疾致故差得於  
其名位及見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汝弟使其  
狠心得申者汝得守冶城邊作太尉公邪非但  
事關計亦於汝甚切汝可密白苟太妃令知廬  
江王禕昔在西州故上云冶城邊也休若子冲  
始襲封順帝昇明三年薨會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  
也太宗晚途疑隙內成尋斧所加先自至戚晉  
刺以獷暴摧軀巴哀由和良醜體保身之路未  
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為善將遠有以乎



其  
名  
曰  
...

天

八

業

...

...

...

九月初七日

...

